



2019冠状病毒疫情 深度

全球疫情观察

现场：纽约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版的武汉”？

进入3月中下旬，纽约的感染病例数字曲线几乎成90度——直线上升。

端传媒记者 张妍 发自华盛顿 | 2020-03-30



2020年3月18日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无人的滑冰场。摄：Victor J. Blue/Getty Images

“一辆失速的子弹列车。”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这样形容2019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在纽约扩散的情形，“且还没有减速的迹象”。

3月1日，曼哈顿发现第一个感染病例，“人们依然气定神闲”，纽约市民莫林（Sandy Molin）告诉端传媒记者，她是一家都市报纸的剪报员，每日的工作是搜集发生在纽约大街小巷的新闻。两个礼拜之后，数字接近一千，“电影院、酒吧、美术馆，好玩的地方都关门了”，“百老汇也关了”，“大家开始有点慌”。

到3月底，纽约州的确诊数字超过五万，纽约市有三万例——除了大排长龙的公立医院、诊所和超市之外，在这个美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里，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按下了暂停键。就连纽约州的总统初选也被推迟至夏天，甚至影响到同样在夏天举行的两党大会。

截至3月29日发稿前，美国已经发现超过12万确诊病例，超过中国成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其中，有近一半的确诊病例和近四成的病亡案例来自纽约州。

纽约市是纽约州疫情最严重的地方。纽约市皇后区埃尔赫斯特医院（Elmhurst Hospital）的医生科琳·史密斯（Colleen Smith）带着摄像机走进了病房，向公众展示了疫情治疗区最残酷的一面。这家拥有545张床位的医院被《纽约时报》形容为疫情“震中”，仅仅在3月25日这天，就有十余位病人因为2019冠状病毒在这里去世。“我们不得不找来一辆冷冻车，来保存去世的病人遗体。”科琳·史密斯在视频中说。

曾经人头接踵的纽约市，变得人烟稀少，寂静无声；医疗前线向外发出了物资紧急的求救声；医护人员精疲力尽的剪影、截图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纽约警察局驾着车用大喇叭向公众发出警告，要求人们留在家中……常年报导流行疾病的记者加略特（Laurie Garrett）将纽约形容为“美国版的武汉”。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明明已有武汉这个“剧本”，甚至还有欧洲各地的教训，同样的情景依然在纽约重演。



2020年3月12日美国纽约，地铁站内一名戴著口罩的乘客。 摄：Mark Kaulzarich/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纽约现在有多糟？

“病人很紧张，家属也很紧张。”一位在纽约医院前线救治2019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实习医生对端传媒记者说，“因为大部分医院不允许访客了，所以，每天医生还要给重症病人家属打电话通报。医生很累。”

刚开始，“主治医生还会尽量不让实习生接触病人。但没办法，（病人）实在太多了。”在他工作的医院，从主治医生到实习医生都是12小时轮班安排，“连续14-15小时也很正常”，“顾不上吃饭喝水。”

口罩是重复使用的，防护服是“大家看到的网上的那种黄色或蓝色围裙一样的，露头露脚”。“医院说我们的防护服储备是够的，但大家用起来仍然畏畏缩缩，每天病房里都在说，为了节省防护服，请大家一次性把事情做完。”

“纽约的形势就像这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H）主任福奇（Anthony Fauci）在接受一个电视访问时，将他的手掌竖起来，示意纽约的感染病例数字曲线几乎成90度——直线上升，并且“你无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好转”。

州长库默在3月28日的简报会上称，这是一场“战争”。他称纽约还需要至少三万台呼吸机，而这些医疗器材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州长另表示，纽约需要至少12万张病床，目前仅拥有5.3万张。

另一位在一线工作的纽约医生在电话里对端传媒记者说：“目前，纽约医院只收重症病人，确诊的轻症病人自行在家隔离观察。”

“因为病房不足，很多病人共用一个病房。医生压力非常大，因为许多病人本身有其他疾病，譬如糖尿病、心血管问题等，或者年纪很大。有的病人，原本躺在那里好好的，突然血氧指数就掉下去了，喘得很厉害，必须马上插管。”因工作所限，两位接受了端传媒采访的医生都无法公开真实姓名。

“此时的季节很特殊，”他补充，“冬季的病人一般比较多，很多医院就已经满员，现在又来了2019冠状病毒。”因此，医生只能让其他病人尽可能出院，将非紧急的手术取消或延期。“但医院人手仍然不足，假期全部取消，大家都回来上班。”

“同时，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数量也开始增多。”他的数个同事已经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正在等待检测结果。“基本上，倒下的（医生护士）居家隔离，没倒下的继续工作。”

用来分流病人的临时医院正在搭建，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在纽约曼哈顿Jacob Javits会展中心搭建的临时医院，就将收治非感染病患，以便将现有的医院腾出空间，集中力量收治2019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目前，这个会展中心正在搭建第一批1000个床位，后期可根据需要升级到3000个床位。

同时，因为疫情的势头猛烈，特朗普在3月28日表示，将考虑对纽约、新泽西、康乃迪克的部分地区执行联邦级别的强制隔离（enforceable quarantine），强制隔离后，民众将不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在外活动。但州长库默认为严格限制人们的自由是有违法律的。于是这个计划也暂时搁置。

目前，纽约仍遵循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准则，包括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六英尺距离，不得聚集，所有非必要的商业设施全部关闭，只有超市、药房、洗衣房、银行等必要设施继续营业，餐厅不再提供堂食服务。同时，州长要求70岁以上的年长者留在家中，只有需要运动时才可以单独出门，要佩戴口罩，除非紧急情况不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措施上，肯定不会有中国那么严格，毕竟美国不是集权国家，能调动的力量只有那么多。”



2020年3月22日，艺术家Line Alexander戴著口罩于纽约市时代广场上演出。摄：Kena Betancur/AFP via Getty Images

为什么是纽约？

美国没有第二个城市像纽约市一样，作为国际都市，八百万居民，每天有超过3000架飞机起降，500多万人次搭乘地铁，大量旅客来来往往。

“这个城市的性质，这个城市的聚集度，纽约是美国的旅运中心，当然会有很多病例涌入。”福奇在电视访问中说。纽约州长库默亦早在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时就表示：“感染者出现在纽约是意料之中，重要的是何时出现。”

3月1日，纽约市发现了首个感染病例。这是一位39岁的女性患者，她在2月末从伊朗返回曼哈顿的家中，当时并未发现任何症状。几日后，第二个病例被确诊，一位五十多岁、在曼哈顿工作的律师，他没有旅行史。接着，这位律师在纽约州韦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的家人相继被确诊。再然后，数字呈爆炸式增长。

直到3月中旬，纽约市民莫林对端传媒说，“地铁还是像蜂巢一样，人挨着人。而且戴口罩的人很少。”她居住在皇后区，每日乘坐地铁7号线换乘E线到达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上班。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在疫情初期仍管理松散，很有可能加剧疫情情况的严重性。住在纽约市的Bethany George曾和未婚夫在2月底、3月初到亚洲旅行，并途径疫情严重的韩国。回到纽约后，他们被要求在家中隔离两周。她在隔离日记中写道，第十天，他们便已按捺不住孤独，到街上散步。第十二天，他们去了餐厅，见了朋友，还一起吃了冰淇淋。

“纽约人的隔离，可以遛狗，可以去户外运动，甚至可以去买菜。”另一位纽约市民对端传媒说，他是哈林姆区的一位社工。“措施上，肯定不会有中国那么严格，毕竟美国不是集权国家，能调动的力量只有那么多。”上面提到的纽约实习医生补充。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说，在这个八百万人口的高密度城市里，或许会有半数以上居民被感染。更严重的是，还有大量的人口住在纽约州、新泽西州甚至宾夕法尼亚州。他们在纽约市上班，依靠火车、汽车或地铁通勤。病毒就这样蔓延着。

但除此之外，纽约也是美国检测能力最高的地区。截至3月26日，纽约州共有10万余人接受了检测，速度和数量都超过了其他州；全美共有50余万人接受了检测，纽约州占到25%。

美国的检测权限一度全部掌握在国家疾控中心（CDC）手中，患者必须拥有疫情地区的旅行史和明显的症状才有资格获得检测。以至于二月、三月之间，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不时能见到求助或抱怨信息，许多患者称自己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却因没有旅行史或症状不严重而无法获得检测。公众亦质疑是否因检测能力的限制，许多社区传播不被察觉。

3月开始，CDC下放检测能力，美国各地开始有100多个实验室开始检测，CDC也更新了检测资格的标准，免疫力低或年迈者可获检测。

纽约州的行动抢先一步。在3月1日发现首例感染之后，州长库默便宣布全州的检测免费，以确保那些无医保人士或移民有动力前往医院就诊。3月11日，库默推动联邦政府允许纽约州的28个公营或私人实验室加入检测行列，3月13日，纽约州接受检测的人数就翻了十倍，确诊人数也翻了两倍。此后，纽约州每日的检测人数都近万。州内还有七个免下车检测的快速监测站，所有医院也都具备检测能力。

在其他地区，例如记者所在的华盛顿特区，检测2019冠状病毒依然先要经过家庭医生，然后开检测单，再前往医院急诊室，进行取样、送检，前后所需七到十天。纽约州每百万人中有5300多人检测过，而在疫情同样严重的加州，这个数字只有每百万人中1600多人。

接受检测的纽约人里，有三分之一都被确诊。这也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疫情如此严重的纽约，究竟是因为其独特性，还是抢先美国其他地区一步暴露了问题？

“‘纽约客’这个一直让这里的人们引以为豪、让全世界艳羡的称呼，现在却成了负累。”



2020年3月28日2019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纽约的一座公墓。摄：Lokman Vural Elibol/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纽约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纽约为全国做了预警。”上面提到的纽约医生说。随着CDC下放检测权力，各个州开始引进私营实验室，商业公司也加入检测试剂盒的生产，全美的检测能力不断提高，隐患也逐渐暴露出来。

毗邻纽约的新泽西州，因承载了大量的纽约通勤人士，成为近日确诊数量增加最快的地区。目前，新泽西州已经有1.1万余人确诊，在3月28日一天就暴增2000余人。白宫宣布，任何离开纽约的人都要自我隔离十四天。

此前举行了Mardi Gras狂欢节的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成为了另一个疫情严峻的地区。狂欢节在2月24日举办，吸引了一百四十万游客，随即出现了大量确诊病例。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主任Rebekah Gee说：“我们挤在人群中，用同一个杯子喝饮料，一起流汗。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就是人们如何感染上2019冠状病毒的。”

白宫宣布，路易斯安纳州成为“重灾区”（Major Disaster Declaration）——如今，宣布为“重灾区”的州，已有21个。路易斯安纳州长John Bel Edwards表示，到四月，就会出现呼吸机等医疗器材的不足，因此向联邦政府请求援助。相似的情况，一而再地上演。

美国市长联盟（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Mayors）在3月27日发表调查称，在提交问卷的美国41个州、213个城市里，有85%以上的城市都迫切需要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并且，物资的短缺加剧了疫情的范围和严重程度。这个组织是人口3万以上的美国城市联盟，有超过1400个美国城市市长是其组织成员。

为此，特朗普在3月28日动用《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这一在朝鲜战争时颁布的法律，要求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生产呼吸机。

疫情几乎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截至3月28日，全美50个州中，有26个州发布了“留在家中”（stay-at-home）或者“就地避难”（shelter-in-place）的命令。在其他州，尽管州政府没有发布统一的隔离指示，但许多市、郡也有各自的防疫规定。全美有至少2亿人留在家中。

佛罗里达州、罗德岛州等已经开始设立路障，对纽约牌照的车子进行登记。在纽约州内一些地方，也开始对纽约市的来客进行追踪。“‘纽约客’这个一直让这里的人们引以为豪、让全世界艳羡的称呼，现在却成了负累。”居住在纽约市的作家荣筱菁在她的疫情日记里写道，“这是纽约人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可一夜之间也就这样发生了。”

“州一级和地方政府都在采取措施，这是这个国家仍在良好运转的原因。”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说。各州正在全力拖延病毒传播的速度，即“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让感染者人数的增长放缓，这样才不会造成短时间的医疗资源挤兑。根据美国宪法，公共卫生是州政府的职责所在。

“联邦政府是一个协调者、支持者和资源的供给者，”福奇说，“我们会弥补上那些起初做得不好的地方。”

疫情给纽约的后续影响或者更为严重，纽约市长白思豪在3月27日的发布会上称，这个城市的失业人口将达到50万，约占全市人口的6%——在疫情爆发之前，纽约市的失业率是3.6%。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纽约市的失业率为5.7%。

“现在食物等资源的供给还是很充足的，有些超市依然开到半夜。”纽约市民莫林说，“除了消毒液一直缺货，水果、蔬菜、肉和蛋都可以买到。”

“但是，疫情看起来至少还需要几个礼拜才能迎来希望。我更担心之后，不愁吃喝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全球疫情观察 2019冠状病毒疫情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热门头条

1.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和政策都不鼓励民众戴口罩？
2. 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3. 专访香港名医黎青龙：2019之后，香港人有口难言
4. 疫区爱欲自述：大瘟疫时代的约炮
5. 离开难、留下更难：进退维谷的中国留学生
6. 疫情或比金融危机可怕，美国经济能避免衰退吗？
7. 欧洲疫情下的老人：隐形的病毒，让孤独加重，让死亡更近
8. 走进不招待普通话的餐厅：对话，痛苦与身份的挣扎
9. 现场：纽约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版的武汉”？
10. 我离开了被“缓慢”疫情笼罩的英国

编辑推荐

1. 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三地如何尝试压低疫情曲线？
2. 同婚之后、外遇之前：台湾离通奸除罪化还有多远？
3. 在中国遇见“缅佣”和“菲佣”：她们有时不合法、有时不违法
4. 這個機構與香港骨肉相連——專訪港台前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
5. 现场：纽约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版的武汉”？

6. 郭婷：恶在细水长流处——日常暴力与“N号房”
7. 大卫·哈维：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8. 香子兰的一万种可能：游戏模组的故事
9. 专访陈传兴：让摄影还是摄影，不是现实或意识形态的佐证
10. 《狂飙一梦》导演廖建华：革命可以告别吗？寻找历史缝隙里不被记得的人

延伸阅读

在美国查治肺炎要花多少钱？特朗普连任面临医保的考验

疫情影响选情。特朗普本届任期的最后一年猝不及防地撞正冠状病毒；民主党人也就医保改革和医疗体系问题，向他发起公开挑战。

离开难、留下更难：进退维谷的中国留学生

这是留学生遭受的第二次恐慌——还没有从国内灾难般的场面中回过神来，骇人的疫情已经逼近眼前。学费、签证、住宿、实习、保险……这些该怎么办？

联邦主义的张力之下：美国抗疫的政治难题

为何美国这个医疗技术如此进步的国家，会在面对本土疫情爆发时如此捉襟见肘？

美国首都华盛顿“失守”，多名政要曾与确诊肺炎病患接触

美股暴跌，特朗普发推特安抚市场——经济一直是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寻求连任的重要砝码。

美国出现首宗新冠肺炎死亡，有社区爆发风险，白宫召开紧急会议

高盛警告，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会让特朗普输掉2020年大选。